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9 January 2024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2024年1月23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
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
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依照第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a)段，随函附上第1526(2004)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提交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
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
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第三十三次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
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瓦妮莎·弗雷泽(签名)

* 由于技术原因于2024年2月19日重发。

23-26257 * (C) 190224 200224



请回收



2023 年 12 月 28 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 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第一份最迟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提交。

因此，我根据第 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向你转递监测组第三十三次全面报告。监测组在编写报告时考虑了截至 2023 年 12 月 16 日收到的资料。我还要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贾斯廷·赫斯维特(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610(2021)号决议提交的第三十三次报告

摘要

在冲突地区和邻国，来自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QDe.115，下称“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QDe.004)及其关联团体的恐怖主义威胁仍然很大。

包括欧洲在内其他一些地区官方通报的威胁程度也有所上升。

即便在恐怖主义威胁受到遏制的地方，某些情况中也发现存在死灰复燃的风险。

恐怖主义战术出现了一些变化：自相残杀的战斗有所减少；声称实施袭击者有所减少；在一些区域，袭击次数有所减少，但致死率却有所提高。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头目阿布·侯赛因·侯塞尼·库雷希已被证实死亡。其接班人阿布·哈夫斯·哈希米·库雷希的任命推迟了三个月，据信这表明存在内部困难和安全挑战。一些会员国评估认为，核心冲突区目前反恐压力之大，使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有可能将其领导层和重心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转移到别处。

自 10 月 7 日以来，基地组织加强并迅速调整了宣传策略，企图利用在以色列和加沙发生的事件，表现出新的灵活性。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QDe.129)在这方面尤其明显。

在西非和萨赫勒，暴力和威胁再次升级，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一些会员国担心，恐怖主义团体在该区域进一步整合而且能自由活动，加大了形成安全行动基地，使恐怖主义团体可借以进一步实施威胁，从而对区域稳定产生影响的风险。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QDe.132)等区域性团体在一些被列名行为体的辅助下，在南亚和中亚构成区域威胁，有几起袭击得到了来自阿富汗境内的支持。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QDe.161)在阿富汗的活动有所减少，但其在该区域内外实施威胁的能力引起了会员国的关切。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5
二. 区域动态	7
A. 非洲	7
B. 伊拉克和黎凡特	12
C. 阿拉伯半岛	15
D. 欧洲	16
E. 亚洲	17
三. 影响评估	20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20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21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21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	22
A. 旅行禁令	23
B. 资产冻结	23
C. 武器禁运	23
五. 建议	24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24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1. 阿布·侯赛因·侯塞尼·库雷希的死亡(4月30日由土耳其首次报告并在随后得到证实)使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领导层继续流失。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直到8月初才承认其死亡,并宣布其接班人为阿布·哈夫斯·哈希米·库雷希,这可能表明在确定人选和任命过程中存在困难,并对确保其安全有所担心。没有任何会员国能确定阿布·哈夫斯的身份或所在地;多数会员国认为他很可能是阿拉伯人,活动于伊拉克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一些会员国评估认为,由于领导层流失严重而且安全无保障,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主体有可能从伊拉克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转移到别处。非洲和阿富汗是新领导人可转往的地点,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在探讨阿布·哈夫斯的身份时,一个会员国提到了一个非阿拉伯裔的人。该团体及其关联团体进一步化整为零和自主行动的趋势仍在继续。虽然该团体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境内受到有效遏制,但如果大量被拘留者重返战场或者反恐压力减轻,其死灰复燃的风险仍然存在。

2. 三大战术趋势引起会员国的关切。大撒哈拉伊斯兰国(QDe.163)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QDe.159)在萨赫勒地区局部缓和了关系,两个团体减少了彼此争斗,将资源集中用于其他目标。其他战区也有类似情况。在包括萨赫勒和西非在内的几个地区,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现在声称由其所为的袭击次数似乎大大少于其实际实施的袭击。对话者怀疑,这是由于意识到该团体存在依赖性,因而想赢得当地居民的“民心”。虽然很难获得实证数据,但会员国注意到,在截至11月的六个月中,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发动袭击的次数和频率普遍下降,但袭击的致死率有所提高,表明其能力有所增强。自11月以来,一些地区的袭击次数有所增加。

3. 非洲冲突地区威胁的演变继续引起会员国的关切,特别是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多年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一直在利用这些地区反恐能力不足的问题。族裔纠纷和区域争端与这些团体的计划和行动融合在一起,使图阿雷格人和富拉尼人的动态也开始产生影响,致使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将行为体和威胁进行适当区分,以使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制度能够取得更大效果,现已变得更加困难。会员国未报告说,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其他战区大量流入,但指出,此类作战人员大多来自非洲邻国,或是来自非洲大陆其他地方关联团体的非洲人。

4. 在阿富汗,塔利班作为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在处理相互矛盾的恐怖主义威胁和外部压力方面面临重大挑战。简单化的分析是无益的,而且被列名实体也大肆混淆视听。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发动的袭击减少,可能反映了事实当局针对其主要内部威胁所作的反恐努力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反映该团体具有高度随机应变能力的领导人指示进行了战略改变。事实当局也在努力限制其他一些被列名团体的活动,但效果不一。有报告称,当局与基地组织高层人物关系紧张,因为他们对当局试图控制基地组织感到不满,不过双方的关系依然牢固,尤其是与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的关系,该分支已获准向巴塔的行动提供支持,

并设法提高巴塔的能力。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都没有恢复足以让其发动远距离重大行动的复杂外部行动能力，而且它们也意识到其塔利班主人的敏感性。尽管如此，他们仍怀有全球野心，据报他们正在暗中精心努力重建能力。区域威胁显而易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接连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对中亚各国境内威胁的评估都证明了这一点。事实当局对抗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努力似乎更侧重于对其形成的内部威胁，而不是该团体的外部行动。巴塔和新成立的团体巴基斯坦圣战运动(圣战运动，据报可能由基地组织提供支持，充当巴塔的掩护，为巴塔提供貌似合理的推诿借口)能够从阿富汗领土跨界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成为一个阿富汗问题，而不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问题。一些会员国报告说，现在有大量阿富汗人被招募加入巴塔和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阿富汗人经常被用来从事活动。

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基地组织媒体制作的频率、质量和数量都有所提高，其目的似乎是为了恢复公信力，吸引新成员以及填补基地组织无法宣布其新头目所留下的空白(S/2023/95，第 7 段)。自 10 月 7 日以色列和加沙发生的事件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基地组织的媒体反应迅速而明确。会员国担心，基地组织可能会趁机恢复其地位，并利用民众对平民伤亡程度的不满情绪，对那些热衷复仇的人进行诱导。对阿克萨清真寺神圣性的专注与基地组织自成立以来关于圣地的说法是一致的，而且该团体引用了艾曼·扎瓦希里(QDi.006)和乌萨马·本·拉丹(原 QDi.008)关于这一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大量文章。有些宣传材料强调个人有义务尽其所能采取行动。现在判断这些信息的效果和影响还为时过早，但会员国担心，这种新的宣传手法可能会在全球范围鼓动自发袭击。

6.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宣传方面的反应较为谨慎、较有分寸。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仍然坚决反对哈马斯，认为哈马斯成员是叛教者，并批评哈马斯参加选举。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媒体宣传表明，该团体也想利用人们对阿克萨清真寺事业合法性的看法以及伊斯兰世界内外的民众情绪，但发现这比基地组织更难摆平。在为编写本报告而征求意见过程中，没有任何会员国报告基地组织或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成员或关联人员知道或参与了 10 月 7 日的袭击。

7. 在新的恐怖主义袭击能力方面没有重大发展，但对话者注意到，无人驾驶航空系统技术的开发及其武器化继续受到重视，特别是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10 月份霍姆斯军事学院毕业典礼遭到大规模袭击表明，这方面的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平。一个会员国指出，媒体关于有人试图将化学或生物武器能力与无人驾驶航空系统相结合的报道是夸大其词，但这提醒人们，有必要密切监测这些团体发展化学、生物和放射性能力的野心。

二. 区域动态

A. 非洲

中部和南部非洲

8. 在莫桑比克，“先知的信徒”组织(未列名)及其在德尔加杜角省的领导层受到严重削弱。该区域会员国估计，“先知的信徒”组织有 160 至 200 名久经沙场的作战人员。德尔加杜角省的 Macomia 县仍然是叛乱活动的中心，“先知的信徒”组织战斗人员最集中的地方是 Catupa 森林基地。受“先知的信徒”组织袭击影响最严重的县是 Macomia、Mocímboa da Praia 和 Muidumbe。死亡人数仍然很低，但针对“先知的信徒”组织及其领导层的进攻行动导致暴力事件偶有增多。在“Golpe Duro II”行动期间，莫桑比克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驻莫桑比克特派团(S/2022/83，第 9 段)部队打死了“先知的信徒”组织的行动负责人 Bonomade Machude Omar (别名 Ibn Omar)以及叛军高级指挥官 Abu Kital 和 Ali Mahando。

9. Omar 是一位广受尊敬的资深领导人，具有战略眼光并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他的死被认为是“先知的信徒”组织的重大损失，因为他非常了解该地区而且负责该团体的行动、通信和后勤事务。会员国指出，其接班人可能是 Farido Selemene Arune。会员国还指出“先知的信徒”组织精神领袖和神职人员 Ulanga (坦桑尼亚国民)的地位也有所提高，认为他可能会在“先知的信徒”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

10. 鉴于 Omar 的死亡和 Abu Yasir Hassan(S/2023/549，第 13 段)的相对沉默(他在上下级关系、财务和领导权问题上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力图使“先知的信徒”组织与伊黎伊斯兰国脱离关系)，会员国评估认为，在 Bilal al-Sudani(同上，第 24 段)死后，被削弱的伊黎伊斯兰国区域网络不太可能对“先知的信徒”组织产生任何实际影响。该区域会员国认为，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伊黎伊斯兰国对“先知的信徒”组织实施“指挥和控制”。

11.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英勇行动”继续对民主同盟军(CDe.001)的领导层产生影响；然而，该团体仍然具有复原力。据估计，民主同盟军麾下约有 1 000 至 1 500 名成年男性战斗人员，由 Seka Baluku (别名 Musa Baluku, CDi.036)领导。“英勇行动”最近扩展了任务范围，以扩大其行动区。在乌干达人民国防军(乌国防军)9月实施的轰炸行动中，有 200 多名民主同盟军战斗人员死亡。在过去几个月中，数名民主同盟军高级指挥官在定点袭击中受伤，其中包括 Baluku、Meddie Nkalubo、Abwakasi、Amigo 和 Musa Kamusi。乌国防军还打死了民主同盟军高级指挥官 Fazul 和 Lubangakene。

12. 会员国报告说，Meddie Nkalubo 还活着，正积极指挥和参与民主同盟军的攻击行动。据估计，Nkalubo 目前在伊图里省的曼巴萨，与 Baluku 在一起。会员国指出，Nkalubo 亲自负责监督和资助在乌干达的炸弹袭击活动；7 月以来在乌

干达使用和截获的所有 9 枚炸弹都是在坎帕拉用公开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化学品组装的。

13. 会员国评估认为，9 月，乌国防军袭击并打死了与 Abwakasi 在一起的坦桑尼亚裔民主同盟军指挥官 Fazul，Abwakasi 受伤。Abwakasi 康复后，责令民主同盟军行动人员优先采购药品、吗啡和抗生素。Abwakasi 目前在贝尼，与 Amigo 在一起。在 Abwakasi 的领导下，民主同盟军指挥官“Njovu” Kisambila Abdallah¹ (未列名) 于 6 月 16 日袭击了乌干达姆蓬德韦 Lhubiriha 的学校(造成 44 人死亡，其中包括 37 名儿童)，攻击了两名外国游客，并在附近发动了三次袭击。

14. Abwakasi 的队伍奉命于 10 月 17 日袭击姆蓬德韦附近的 Bwere 医院，目的是获取医疗用品，并且绑架医务工作者，以帮助应对民主同盟军领导层受伤人数增多的情况。其侦察人员发现附近有一支乌国防军特遣队，于是改变了原计划，转而袭击来自南非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两名外国游客，在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大门附近向他们开枪。这是该队伍第二次试图袭击 Bwere 医院。据估计，负责实施这些袭击的民主同盟军小组由 8 名战斗人员组成，其中包括从卡辛迪和贝尼提供战略指导的 Abwakasi 和 Amigo，以及在姆蓬德韦和卡塞塞实施袭击的 Musa Kamusi 和 Njovu。乌干达当局经法医鉴定，袭击 Lhubiriha 学校儿童所用枪支的弹道与袭击外国游客所用枪支的弹道相吻合。

东非

15. 在索马里，联邦政府继续对青年党发动军事进攻(SOe.001)。会员国评估认为，尽管青年党在定点空袭和军事行动中遭受重大损失，但仍具有复原力。青年党的财务和行动能力仍未减弱，估计有 7 000 至 12 000 名战斗人员。青年党继续每年攫取约 1 亿美元的收入，主要来自其在摩加迪沙和索马里南部进行非法征税。

16. 青年党正在为应对政府的第二阶段攻势作准备，该攻势现已到达青年党在该国控制的、有着较强部族关系的地区，如加尔穆杜格。到目前为止，青年党经受住了政府发动的大部分袭击。会员国评估认为，在下一阶段的政府攻势中，青年党占上风。

17. 就青年党发动的简易爆炸装置和车载简易爆炸装置袭击而言，9 月是最血腥的一个月，有 14 次袭击的目标是索马里高级政府官员、军队新兵和受训人员。

18. 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在邦特兰有据点。据估计，该团体有 100 至 150 名战斗人员，但由于青年党持续发动攻击，该团体没有能力控制大片地区或开展重大行动。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设有 Al-Karrar 办事处(S/2022/547，第 24 段)，此办事处由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埃米尔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明(未列名)领导。

¹ 在袭击游客之后，他立即被乌干达当局逮捕。

19. 若干会员国评估认为，Bilal al-Sudani 使 Al-Karrar 具有突出地位，并指出这个网络被捣毁，导致其战略作用严重受损，限制了其协调能力。Bilal al-Sudani 是基地组织在东非的长期协助者，也是基地组织在非洲的领导层所信任的资金和物资偷运者，他与 Abu Talha al-Sudani 关系密切。² 过去几十年来，Bilal al-Sudani 招募了一些重要的精神领袖和资深战斗人员，并让他们负责在该区域为伊黎伊斯兰国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小型网络。他在网络中收罗的领导人据信在该区域招募了许多战斗人员。该区域会员国称他为“不可替代的 Bilal al-Sudani”。

20. 会员国指出，把在东非和中部非洲活动的网络称为伊黎伊斯兰国是用词不当；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由以下人员组成的网络：曾在某一阶段共事过的久经沙场的资深战斗人员和宗教人士；受信赖的合作者，他们与偷运者和资助者关系密切，能够通过其网络在整个区域利用这些关系勒索钱财，并利用资源谋取经济利益和控制权。伊黎伊斯兰国正在有效利用这些既有的网络，试图在该区域建立一个可运作的体系。

21. 会员国继续对恐怖主义团体利用苏丹的政治不稳定和暴力局势兴事作乱表示关切。一个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在苏丹的小组头目 Abu Bakr al-Iraqi 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伊拉克的资深领导人，也是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直系亲属。

22. 尽管存在冲突，但会员国警告说，苏丹仍然是北非战斗人员用于向利比亚南部、马里和西非转移的伊黎伊斯兰国便利枢纽。

西非

23. “伊斯兰国西非省”(QDe.162)和“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博科圣地”组织，QDe.138)仍活跃于乍得湖周边国家境内。据报告，“伊斯兰国西非省”战斗人员人数在 4 000 至 7 000 人之间，而且一些会员国说，阿布·穆萨布·巴纳维(未列名)仍是该团体的领导人。一个会员国指出，Abu Bakr ibn Muhammad ibn Ali al-Mainuki(未列名)已取代 Abu Musab 成为伊黎伊斯兰国 Al-Furqan 办事处负责人。

24. 由于国家和区域部队增加了军事进攻，以及与“博科圣地”组织战斗人员持续发生冲突，“伊斯兰国西非省”在过去一年实施的袭击有所减少。尽管如此，它仍是伊黎伊斯兰国在该区域最活跃的关联团体，有能力在其常规行动区以外实施复合式袭击。与“博科圣地”组织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乍得湖沿岸“博科圣地”组织巴库拉派占领的地区和博尔诺州桑比萨森林内。战斗的起因是争夺地盘和战斗人员叛逃。

25. 阿布巴卡尔·穆罕默德·谢考(QDi.322)于 2021 年死亡后，“博科圣地”组织的领导层情况一直不明朗；该团体尚未再次宣布效忠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

² 基地组织高级特工，乌萨马·本·拉丹的亲信。

织。据报，“博科圣地”组织已经分裂，最活跃的派别在乍得湖西北部活动，由巴库拉(未列名)领导。该团体约有 1 000 名战斗人员。

26. 由 Aliyu Ngulde(未列名)领导的“博科圣地”派在喀麦隆和尼日利亚边境的曼达拉山区活动，有 500 至 1 000 名战斗人员。该团体在喀麦隆北部实施袭击，在那里突袭抢夺食品和药品。以前在尼日利亚西北部活动的 Adamu Saddiqu(未列名)派也在尼日利亚中北部活动，但据报参与了包括抢劫在内的犯罪活动。

27. 黑非洲穆斯林守护者(安萨鲁，QDe.142)尽管在 2021 年底宣誓效忠“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并从该团体获得资金，但一直没能在行动上支持“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由于来自尼日利亚西北部和中北部地区犯罪集团的竞争，该团体在确立自身地位方面面临挑战。

28. 在萨赫勒，一些会员国报告说，国际部队撤离后稳定能力下降，导致恐怖主义团体的利益出现交汇，从而可能加剧该区域的不稳定局面。³

29. 长期以来，“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及其前身与马里北部分离主义团体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近几个月来，他们越来越多地协同作战，尽管并未正式结盟，但被认为已经形成联盟。一些会员国指出，马里武装部队及其盟友目前针对分离主义团体阵地发动北部攻势，可能会加深这些团体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关系或使其正式结为联盟。“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也可能从这些团体中招募分离主义分子。

30.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享有相对的行动自由，这令人担心袭击会有所增加，特别是针对马里部队及其辅助部队、以后勤车队为袭击目标并孤立马里武装部队目前控制的北部主要地区的袭击。马里武装部队尚未控制北部大部分农村地区，而上述团体正是在这些地区开展行动、招募人员、获取装备和资金。

31. 与此同时，一些会员国注意到，“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发表的言论继续把重点放在本国和外国部队上。最近几个月，“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表示打算以马里武装部队，特别是 Wagner 私营保安公司为袭击目标，主要是为了赢得当地民众的好感。与法国驻扎期间一样，“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专门以支持当地安全部队的法国部队为目标。该团体还设法利用以前向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区域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联合国特派团撤离后产生的人道主义相关需求。

32. 在该国中部地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主要进攻队伍马西纳解放阵线(未列名)减少了在首都巴马科周围的行动。与此同时，马里武装部队最近将重点放在北部，使其得以恢复在巴马科周围的行动，导致该区域的安全局势恶化。

³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向萨赫勒国家发出了数份提供资料 and 进行访问的请求，但未收到任何实质性答复。由于除一个国家外，其他有关国家没有批准这些请求，监测组未能访问该区域。

33.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之间局部缓和关系，使人们担心有可能会建立起恐怖主义庇护所。通过暗中划分其活动的地盘，这些团体可以集中精力打击安全部队，并继续混入当地社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因为这使他们能够在邻国边界以外实施袭击并为行动提供便利。与以往的恐怖战略不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马里正在实施一项新战略，以加强其在民众中的认可度，从而增加其影响力、资金和招募能力。

34.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扩大了其在布基纳法索的力量，自 2022 年以来增加了一倍，并在南部巩固了其势力，袭击了安全部队和平民。由于可以进入沿岸国(加纳、多哥和贝宁)的边界，其持续的扩张已使瓦加杜古陷入包围，大型自然公园形成了一个延伸至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的连续链条，这可以提供重要的战术好处。其战略与在马里实施的战略类似，包括孤立村庄、实施游击、伏击车队以及为补充其武器库而抢劫安全部队和保卫祖国志愿者的营房和营地。

35. 此外，“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通过伊斯兰辅士组织(未列名)，采用与马里类似的战略来提高其在民众中的认可度。该团体利用可能的侵害行为，将某些社区与社会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它向居民征税，作为向其提供保护或提升年轻新兵社会地位的交换条件，从而确保除了在袭击安全部队基地时掠夺装备外还可以攫取资金。

36. 尼日尔自 7 月发生违宪政府更迭以来，暴力事件显著增多，因为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通过对安全部队和平民发动复合式袭击重新夺回了阵地。与其在马里的战略不同的是，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利用尼日尔反恐能力削弱，特别是在与尼日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能力削弱的时机，采取了极端暴力行动。会员国评估认为，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可能会利用这些弱点巩固其通往尼日利亚的后勤走廊，使其能够获得补给，并有可能从其他社区招募人员。随着恐怖分子重返社会方案因政府违宪更迭而终止，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还可以更好地控制其人员。

37. 即使“伊斯兰国西非省”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之间没有正式结盟，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扩大领土控制也可能导致从马里到尼日利亚形成不稳定地区，从而可能形成恐怖主义团体进一步整合的庇护所。会员国表示担心，行动自由可能导致形成一个恐怖主义中心，使恐怖主义团体有能力将威胁扩展到该区域以外。这种可能性目前受制于有关恐怖团体的地方目标和计划，但如果不通过有效的反恐压力遏制这一威胁，这种可能性就会出现。

北非

38. 北非的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面临巨大的反恐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威胁。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QDe.014)在当的支持者人数有限；其中包括来自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战斗人员。

39. 耶路撒冷支持者(未列名)的能力受到埃及安全部队的有效限制。其人数估计为几百名战斗人员。一个会员国称，该团体已被消灭，仅剩少数逃亡极端分子在沙漠地区寻找藏身之处。一些会员国报告称，该团体已转移到西奈半岛以西，离苏伊士运河较近，在那里其行动更多是伺机而为，而非基于长期战略计划。

40. 一个会员国报告称，突尼斯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QDe.143)有 120 至 140 名战斗人员，驻扎在与阿尔及利亚接壤的偏远山区，并得到当地同伙网络的支持。

41. 由于萨赫勒地区的局势促使许多个人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建立行动关系，摩洛哥再次出现了独狼行动现象。一个由四人组成的小组于 10 月被捣毁，其中一人企图加入萨赫勒地区的团体。

42.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利比亚(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QDe.165)继续在利比亚西南部偏远地区活动，包括在穆尔祖格、盖特龙、乌姆艾拉尼卜、古德瓦、塞卜哈市和 Haruj al-Aswad 山区。一个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战斗人员前往泰布族控制的地区，一些泰布族成员为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战斗人员提供了保护，直至乍得-利比亚边境附近的 Kalanga 山脉、利比亚的金矿区和利比亚-尼日尔边境。来自泰布部落的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成员及其领导人 Abdul Salam Darak Allah(未列名)将其行动范围限制在沙漠和山区，以防止被发现。一些会员国估计该团体有 150 至 400 名活跃战斗人员，但报告称他们未实施恐怖主义袭击。其队伍中包括来自乍得、尼日利亚和苏丹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一个会员国报告称，“撒哈拉军”领导人(S/2023/95，第 35 段)试图通过非法开采碳氢化合物和贩运矿产资源来增加收入。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利比亚情报局捣毁了一个由苏丹人员领导的伊黎伊斯兰国小组，该小组协助从苏丹和乍得向利比亚运送人员，再转运到其他目的地。另一个处理相关财务事项的关联小组也被捣毁。

43. 据报，利比亚境内的基地组织确保通往各城市的交通路线的安全，以供过境或作为藏身之处。其成员与居住在西南部与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尔边界附近的一些图阿雷格人合作。在奥巴里、加特和乌瓦纳特等城市周围以及与阿尔及利亚接壤的边界附近，从盖达米斯到穿过 Akakus 山脉的萨尔瓦多三角地带，都发现了该组织的存在。一个会员国指出，基地组织利用利比亚南部向马里境内的基地组织运送作战人员。

44. 会员国报告称，利比亚的局势使得向萨赫勒地区走私毒品、武器和偷运移民的活动有所增多。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和利比亚境内的基地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这些网络，以筹措经费开展行动，包括在费赞地区开展行动。

B. 伊拉克和黎凡特

45.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主体继续以低强度叛乱的形式运作，其隐秘的恐怖主义小组主要居住在偏远和农村地区。其军事能力已被削弱，但由于其通过利用安全漏洞来适应反恐压力，因此威胁依然存在。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共有 3 000 至 5 000 名战斗人员。

46. 8 月 3 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宣布新领导人为阿布·哈夫斯·哈希米·库雷希，其前任阿布·侯赛因·侯塞尼·库雷希数月前被打死。会员国认为，推迟确认这一决定是由于伊黎伊斯兰国内部对接班人人选存在分歧。领导层变动还包括任命了一名新发言人，他在阿布·奥马尔·穆哈吉尔于 2023 年 3 月被沙姆解放组织(QDe.137)抓获后接替了他。土耳其在当地挫败了数次伊黎伊

斯兰国(达伊沙)领导人为对阿布·侯赛因之死报仇而发动的袭击，其中几次袭击由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有关的个人实施。

47. 2023年2月 Abu Sara al-Iraqi 死后，省份总局进行了重组(S/2023/549，第45段)。一个会员国指出，Bilad al-Rafidayn(前伊拉克)办事处被纳入由 Abdallah Makki h al-Rafi 'i (伊拉克人，别名 Abu Khadija，未列名)领导的“Ard al-Mubarka”(前 Sham)办事处。Al-Rafi 'i 在委派委员会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48. 在伊拉克，由于反恐压力，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限制。伊拉克部队成功锁定了特工人员，并瓦解了潜伏小组和招待所网络，但该团体仍不断定期发动袭击并补充领导层。该团体保留了由 Jasim Khalaf Dawud Ramiz al-Mazroui 'i (别名 Abu Abd al-Qader，未列名)领导的领导层、管理层和省级结构，并在伊拉克部队消灭伊黎伊斯兰国前任省长后，任命了萨拉赫丁省和巴格达北部省的新省长。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还全面整顿了其通信和安全架构，以减少领导层损失并防止渗透。

49.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利用分散的小股力量，继续在巴格达郊区(特别是 Tarmiya)以及基尔库克、迪亚拉、萨拉赫丁和尼尼微各省周围集中开展活动。基尔库克以及哈姆林山区和 Wadi al-Shay 周围地区仍是该团体的主要活动区，因为其认为伊拉克部队和佩什梅加部队在这些地区存在安全漏洞。他们主要使用轻武器和爆炸装置袭击政府和安全官员、社区领袖、平民和军事设施。

50. 在安巴尔省以西的边境地区，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活动显示出新的势头，有 160 至 200 名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战斗人员，其中包括在伊拉克的副领导人 Ahmad Hamed Hussein al-Ithawi(别名 Abu Muslim，未列名)。该团体继续发动袭击，包括在 Rutbah，设立临时检查站以显示其存在，并袭击军事设施。伊黎伊斯兰国小股力量继续在安巴尔西部的偏远地区，包括 Wadi Hawran 和伊拉克-叙利亚边境附近藏身，并继续在那里发动零星袭击。

51.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自 11 月以来加强了袭击。中部沙漠(巴迪亚)现已成为一个有 500 至 600 名战斗人员的后勤和行动中心，它将苏韦达省、霍姆斯省和代尔祖尔省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三角地带。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实施了零星袭击，包括在霍姆斯省沙漠中的苏赫奈和拉卡省的鲁萨法实施袭击。该团体还于 8 月在拉卡的 Ma'dan Atiq 镇实施袭击，短暂控制了该镇。

52.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利用 8 月份出现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与当地部落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使一些被关押在叙利亚民主力量所控制监狱中的领导人和特工人员获释，加强了招募活动，并扩充了叙利亚-伊拉克边境沿线，特别是代尔祖尔省 Mayadin 和哈塞克省 Markadah 的小型流动小组的人手。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利用伊拉克-叙利亚边境地区疏于管控的状况，数名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和特工人员得以潜入伊拉克，特别是尼尼微省的杰济拉地区。

53. 在南部，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德拉省和苏韦达省维持着约 20 个活跃的小组，共有 250 至 300 名战斗人员，其中一些人伺机与该地区其他武装派别合作。该团体少报了其袭击行动，并且意图向大马士革郊区扩张，以建立更稳固

的立足点。除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外，沙姆解放组织和宗教捍卫军(未列名)也在库奈特拉省和德拉省周围建立了据点。

54. 为躲避沙姆解放组织的进攻，伊黎伊斯兰国将一些领导人和特工人员从西北部转移到巴迪亚。作为在西北部实施实际控制的最大恐怖主义团体，沙姆解放组织领导着一批武装派别，如自由沙姆人运动和 Ansar al-Tawhid(均未列名)，由大约 15 000 名战斗人员和行政人员组成。各派别之间的人员流动性很高。

55. 沙姆解放组织内部分歧严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在所占比例较小，因为许多人对自己的目标不再符合该团体的行动和政治议程感到不满；新招募的当地人员取代了他们的地位。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 Abu Mohammed al-Jawlani (QDi.317)试图通过有计划地逮捕竞争对手或挑战者来加强自己的权威，例如 Maysar Ali Musa Abdallah al-Juburi (QDi.337)于 8 月份被拘留。沙姆解放组织利用东北部的动乱，在阿夫林农村的 Kafr Jannah 镇部署了武装队伍，以控制 Hamran 过境点。在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团体中，沙姆解放组织拥有最先进的无人驾驶航空系统能力，一些会员国评估认为，10 月 5 日对霍姆斯军事学院毕业典礼的袭击是沙姆解放组织或其联盟派别所为。据估计，该团体年收入为数千万美元，大部分来自其控制的地盘。

56. 据估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88)(又称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有 1 000 至 2 600 名战斗人员，主要在伊德利卜、阿勒颇和拉塔基亚活动。该团体与沙姆解放组织结盟并得到其支持，成为在伊德利卜对抗阿拉伯叙利亚陆军的主要战斗力量。10 月，他们合作在拉塔基亚对叙利亚政府军发动袭击。该团体从沙姆解放组织获得资金支持，并通过经营企业来筹集资金。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由指挥官凯吾赛尔领导；但常住阿富汗境内的 Abdul Haq (QDi.268)仍然是最高领导人。据报，叙利亚分支为该团体在阿富汗提供支持。一个会员国报告称，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伊德利卜接受了“Yurtugh 战术”小队的枪械和战术训练；据评估，其武器包括轻武器、迫击炮、反坦克导弹和便携式防空系统。叙利亚分支还装备有火箭发射器、榴弹炮、防空炮、坦克和装甲车等重型武器。

57. 宗教捍卫军继续面临财务挑战。该团体的伊斯兰教法领导人 Sami al-Uraydi(未列名)负责处理其他军事和行政问题，日益成为宗教捍卫军领导人 Samir Hijazi(未列名)事实上的副手。伊斯兰辅士组织(QDe.098)与宗教捍卫军合作，共享资源和训练设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有 250 至 300 名战斗人员。伊斯兰辅士组织和与沙姆解放组织结盟的统一圣战营(QDe.168)都是伊德利卜南部、哈马和拉塔基亚最活跃的团体之一。

58.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主体利用反恐压力停止或转移所产生的一切机会并借助当地和区域地缘政治动态卷土重来。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有关的暴力活动向邻国蔓延的风险很高；会员国一再强调伊黎伊斯兰国和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分子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南部构成的威胁，并强调存在跨境实施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C. 阿拉伯半岛

59.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 QDe.129)尽管因反恐压力和连续损失领导层而面临持续的行动和财务挑战,但仍是一个威胁。半岛基地组织虽然正逐步衰落,但仍是也门影响力最大的恐怖主义团体,意图在该区域内从事活动。

60. 半岛基地组织大幅调整了其媒体战略和内容,利用焚烧《古兰经》和10月7日袭击等国际事件,在全球范围煽动独狼行动。一些会员国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利用现代工具的做法,是由于在Hamad bin Hamoud al-Tamimi于2023年2月被打死后,Jawad al-Abi和Jawad al-Abi(均未列名)被任命为媒体部门负责人。

61. 9月,半岛基地组织恢复了《Sada al-Malahem》杂志的出版,提高了Ummah Wahidah的发行频率,并发布了对其领导人Khaled Batarfi(未列名)的采访。协商会议成员Saad ben Atef al-Awlaki(未列名)和Ibrahim Ahmed Mahmud al-Qawsi(别名Khubayb al-Sudani,未列名)频繁在媒体上露面,引人注目。多个非官方媒体机构宣布成立联盟,以促进基地组织各分支的媒体传播,实现信息传递一致。

62. 基地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对半岛基地组织的控制,特别是通过赛义夫·阿德尔(QDi.001)的儿子Khaled Mohammed Salahaldin Zidane(未列名),此人住在也门,与半岛基地组织高层领导关系密切。Khaled负责传达基地组织的指令,并在人员招募、媒体事务和管理半岛基地组织内部纷争方面起关键作用。自8月中旬以来,他前往也门南部的次数更加频繁,其行动受到安全领导人Ibrahim al-Banna(未列名)的保护。

63. 半岛基地组织继续将行动和人力资源转到南部,特别是该团体目前的军事重心夏卜瓦和阿比扬。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反恐运动的领导人。尽管多方开展反恐行动,力图将该团体清除出该地区,但包括主要爆炸物专家在内的半岛基地组织成员仍住在阿比扬的Wadi Omran。半岛基地组织发动的袭击次数减少,反应则更迅速。除标准战术外,半岛基地组织还于7月初在夏卜瓦使用了武装无人机。该团体发展了无人驾驶航空系统能力,建立了一支专门的无人机队,由胡塞武装进行作战训练。该团体优先注重其被俘人员获释,以补充队伍;9月,胡塞武装释放了几名半岛基地组织成员和爆炸物专家。半岛基地组织绑架小组的活动,尤其是绑架国际组织外国雇员以索取赎金的活动有所增多。威胁海上安全仍是半岛基地组织尚未实现的野心。

64. 马里卜省,特别是Husun al-Jalal地区,是半岛基地组织领导人的安全避风港。半岛基地组织的战斗人员约有3 000人,主要集中在阿比扬省(主要是Mudiyah和Mahfad)、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一些地区。夏卜瓦省成了其成员和领导人的主要庇护所之一,特别是Khawrah al-Dayan、Musayn'ah和Wadi al-Rafad地区。一个会员国指出,有少量人员在靠近阿曼边境的马哈拉省。

65.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门(伊黎伊斯兰国-也门, QDe.166)的活动仍然受到制约。8月,只有不到12名成员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新领导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团体未声称发动过袭击,但与其他分支,特别是索马里

分支保持着后勤联系。该团体有 50 至 100 名战斗人员，大多数在马里卜省，在 Wadi Hadramawt 也有一些小团伙。领导骨干包括伊黎伊斯兰国-也门的省长 Mithaq Thabit Haytham(别名 Abu Gharib al-Radfani, 未列名)和 Khaled Ahmed Abu Faraj (别名 Abu Ayoub, 未列名)。会员国仍对伊黎伊斯兰国-也门死灰复燃的风险感到关切。

D. 欧洲

66. 继一些欧洲国家发生多起非致命恐怖主义事件和开展逮捕行动以及 2023 年底法国和比利时发生致命袭击事件后，欧洲各地的正式恐怖主义威胁级别有所上升。10 月在法国阿拉斯发生的教师被杀事件显示了自发袭击的触发因素，即：对欧洲价值观的广泛不满以及人们所认为的亵渎行为。自主行动者使用简单武器袭击公共场所软目标，仍然是主要的作案手法。

67. 自 10 月 7 日袭击事件和焚烧《古兰经》事件以来的事态发展促使欧洲穆斯林社区招募新的追随者，并对其进行激进化教育。基地组织支持哈马斯的宣传进一步放大了其为支持哈马斯事业而不断煽动采取暴力行动的号召。伊黎伊斯兰国的出版物虽然更加谨慎，但却加剧了宗教不容忍，它侧重利用加沙局势来动员潜在的独狼发动袭击，但与哈马斯保持距离。

68. 欧洲的调查表明，伊黎伊斯兰国的资金筹集活动具有全球性和相互关联性，一些会员国评估认为，土耳其是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欧洲开展行动的后勤中心。一个会员国报告了一起涉及复杂的恐怖主义融资计划的案件，该计划通过电子钱包招募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并将其送往阿富汗，这些电子钱包在 Tron 区块链上收到了来自 20 多个西方国家的 200 多万美元捐款。该计划由 Khukumatov Shamil Dodihudoevich(别名 Abu Miskin, 未列名)领导的、由塔吉克人组成的有组织犯罪网络实施，此人于 6 月下旬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被捕。

69. 一个新的趋势(S/2020/717, 第 57 段)是，一些来自北高加索和中亚的人从阿富汗或乌克兰前往欧洲，这为试图在西方发动暴力袭击的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提供了机会。会员国注意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欧洲地区有正在进行的和未完成的行动阴谋。7 月，7 名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有关联的塔吉克人、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被捕，当时他们正计划发动重大恐怖袭击，而且正为此获取必要的武器并确定可能的目标。

70. 会员国强调了从监狱释放的恐怖分子所构成的风险，他们改头换面变为招募人员，在欧洲组建本土活动小组，实施恐怖主义阴谋。这些人大多擅长激发他人产生极端思想，与冲突地区的中央指挥部有直接联系。10 月，西班牙国家警察逮捕了被称为“欧洲最大招募者”的 Mustafā Maya Amaya(未列名)，据称他参与建立了一个由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组成的小组，以便在欧洲地区实施恐怖主义行动。2018 年，他因领导恐怖主义网络招募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战斗人员并将其送往冲突地区而被定罪。

71. 会员国严重关切地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通过社交媒体、在线游戏平台、替代互联网平台和加密聊天应用程序参与暴力激进化活动。11 月，西班牙

牙国民警卫队捣毁了伊黎伊斯兰国最大的思想灌输平台之一，该平台由两名未成年成员经营，他们创建视频游戏交流平台作为非官方渠道，并在互联网论坛和其他网络环境中对预先选定的 50 多名未成年成员灌输激进化思想。

E. 亚洲

中亚和南亚

72. 会员国继续报告说，恐怖主义团体高度集中在阿富汗境内，损害了该区域的安全局势。阿富汗境内最大的威胁仍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它有能力在该区域内外施加威胁。

73. 塔利班与基地组织之间的关系仍然密切，后者在塔利班庇护下在阿富汗保持着守势。该区域各国评估认为，基地组织高层人物在该国的存在没有改变，该团体继续对该区域并可能对区域以外构成威胁。塔利班继续设法降低这些关系的可见度。塔利班的一些行动指挥官与基地组织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和行动方式，这源于双方曾联合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历史和个人关系，而非因为基地组织有更具全球性的野心。据报，事实当局为限制基地组织某些活动所作的努力造成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阿富汗残余的基地组织资深人物不太可能为整个组织提供战略指导，而且该团体目前无法实施远距离复杂攻击。一个会员国指出，阿富汗境内与基地组织有历史联系的基地组织高层人物不到 12 人。

74. 若干会员国指出，有人往返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基地组织事实领导人赛义夫·阿德尔和阿富汗境内基地组织高层人物，包括 Abdul Rahman al-Ghamdi (未列名) 提供联络。另一个会员国否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有任何基地组织人员。据报告，六名新的基地组织特工人员已前往阿富汗东部，加入 Abu Ikhlas al-Masri 领导的 Katiba Umar Faruq。⁴

75. 据报告，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建立了多达 8 个新的训练营，其中 4 个在加兹尼省、拉格曼省、帕尔旺省和乌鲁兹甘省，并在潘杰希尔山谷建立了一个储存武器的新基地。有些营地可能是临时的。Hakim al-Masri (未列名) 活动地点是在库纳尔省，负责管理训练营并为巴塔训练自杀炸弹手。基地组织在拉格曼省、库纳尔省、楠格哈尔省、努尔斯坦省和帕尔旺省有五所伊斯兰教学校。该团体在赫拉特省、法拉省和赫尔曼德省设有安全屋，为阿富汗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行动提供便利，在喀布尔也设有安全屋。

76. 会员国评估认为，尽管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最近丢失了地盘，遭受了人员伤亡，中高层领导人物严重流失，但该团体继续在阿富汗和该区域构成重大威胁。总体而言，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袭击目标首先是什叶派，然后是塔利班，最后是平民。由于塔利班施加的反恐压力及其对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队伍的高度渗透，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发动的袭击有所减少。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也已经深入渗透到塔利班内部。虽然塔利班声称已击败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但恐

⁴ 有报道称，Abu Ikhlas 可能被塔利班以某种形式关押。

怖主义袭击仍在继续，塔利班领导层在某种程度上仍对如何对待该团体和同情该团体的萨拉菲派群体存在分歧。最近在塔利班情报总局内设立的 **Batah** 股旨在确保受过教育的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囚犯放弃萨拉菲意识形态，转而支持德奥班德派。

77. 相比之下，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采取了更具包容性的招募战略，欢迎非萨拉菲派分子加入，并重点吸引心灰意冷的塔利班成员和外国战斗人员。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增强了在塔吉克网络中的号召力。**Khukhulov Shamil Dodihudoevich** (别名 **Abu Miskin**)是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 Telegram 频道“**Mustakim Khurasan**”的主持人，也是最活跃的宣传人员和高级招募人员之一。

78. 一些会员国证实，绍纳拉赫·贾法里(别名谢哈布·莫哈吉尔，**QDi.431**)仍然活着，并且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领导人，据报目前在库纳尔省活动。贾法里很可能是在离开库纳尔的自由人党(**QDe.152**)训练中心时受到袭击，可能因此受伤。

79. 巴塔的实力进一步增强，也更加大胆，发动的袭击更多，行动自主性也更大。塔利班总体上支持巴塔的目标。除提供武器装备外，塔利班官兵、基地组织主体和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战斗人员还协助巴塔队伍实施跨境袭击。尽管塔利班指示巴塔战斗人员不要参与阿富汗境外的行动，但许多人还是参加了，而且并未招致明显的后果。一些塔利班成员也加入了巴塔，他们认为提供支持是一种宗教义务。对话者报告称，巴塔成员及其家人定期收到塔利班提供的配套援助。2023 年年中，巴塔在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建立了一个新基地，66 名巴塔人员在那里接受了自杀炸弹手训练。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态发展是，巴塔队伍中的阿富汗国民有所增加。

80. 基地组织主体和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继续向巴塔提供培训、意识形态指导和支持。7 月，据报基地组织下令将该团体使用的所有车辆赠送给巴塔，这是因为害怕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袭击目标。经基地组织高层领导同意，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挑选了约 15 名指挥官，协助巴塔在巴基斯坦发动袭击。据报，9 月，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在巴基斯坦吉德拉尔的巴塔袭击中提供了武装战斗人员。在 9 月袭击受到国际关注后，巴塔的士气有所提高。除了反巴基斯坦的行动外，据报巴塔还对叛逃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塔利班成员实施暗杀。

81. 据评估，塔利班短期拘留了 70 至 200 名巴塔成员，并且将人员从边境地区向北转移，这是为了避开巴基斯坦为遏制巴塔而施加的压力。

82. 圣战运动于 2023 年 2 月 23 日宣布成立。据报，该团体充当一种掩护，为巴塔提供貌似合理的推诿借口，以此减轻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压力。该团体的头目是 **Abdullah Yaghistani** (未列名)，发言人为 **Mullah Qasim**。圣战运动于 2023 年发动了数次袭击，包括 2023 年 12 月 12 日在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对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实施的袭击。巴塔媒体进一步扩大了对圣战运动所发动袭击的宣传。

83.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伊斯兰圣战组织(**QDe.119**)和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QDe.158**)在阿富汗的状况保持不变([S/2023/370](#)，第 59 段)。一个会员

国报告称，真主辅士团(未列名)的资金来自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真主辅士团战斗人员是塔利班自杀炸弹手特种营 Lashkar-e Mansoori 的主力。据报，最近有数名真主辅士团指挥官在楠格哈尔省和库纳尔省加入了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队伍。

84. 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迁离巴达赫尚省后，目前总部在巴格兰省，行动网络延伸到多个省份。该团体重点培训青年后备力量，并增加招募和培训女性。该区域各国对该团体与其他恐怖主义团体，特别是与巴塔合作招募、训练、策划袭击并构成区域威胁表示继续关切。一个会员国报告称，基地组织主体向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提供培训和意识形态指导。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正在利用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因受到塔利班限制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招募其成员。据报，一些战斗人员已经叛逃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而该团体的大多数成员仍与基地组织保持联盟关系。会员国对战斗人员可能利用其所获阿富汗护照潜入该区域各国表示关切。资金来源包括天课、勒索、绑架、贩毒和地下钱庄。

85. 一个会员国评估认为，马吉德旅(未列名)的兵力为 60 至 80 名战斗人员，招募重点是女性自杀炸弹手。几个会员国报告称，马吉德旅与巴塔和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训练、武器采购、情报共享和联合行动方面进行了合作，但若干其他会员国要求提供这方面的更多信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马吉德旅声称对巴基斯坦执法机构和中国在巴人员发动了数次袭击。

86. 真主军(未列名)声称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发动袭击，造成 11 名伊朗警察死亡。

东南亚

87. 虽然反恐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遏制了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威胁，但在该区域活动的恐怖组织数量庞大，加上返回或遣返的战斗人员，意味着可能死灰复燃的威胁持续存在。由于安全部队采取的行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境内的恐怖主义活动有所减少，但菲律宾面临的袭击日益增多，12 月 3 日东南亚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东南亚，QDe.169)对马拉维市一所大学体育馆的宗教仪式实施袭击就证明了这一点。会员国评估认为，与伊黎伊斯兰国结盟的团体可能继续伺机发动袭击，特别是在菲律宾南部。尽管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提供了支持而且其全球意识形态也与之有联系，但导致激进化的驱动因素主要是当地问题。在即将于 2024 年和 2025 年举行的选举前后，恐怖主义威胁可能会增加。

88. 伊黎伊斯兰国-东南亚组织松散，没有通过埃米尔进行总体指挥和控制，但仍具备快速应对反恐行动的能力，2023 年 6 月为报复前埃米尔 Abu Zacharia 被杀而发动的袭击就证明了这一点。关于该团体新领导人的身份以及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一名指挥官 Ismael Abdulmalik (别名 Abu Turaife, 未列名)被任命为伊黎伊斯兰国-东南亚新埃米尔的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有关他投降或死亡的消息仍不清楚。

89. 伊黎伊斯兰国主体与棉兰老岛的团体保持联系，这令人担忧，因为持续提供的支持可提高伊黎伊斯兰国在菲律宾发动袭击的能力。

90. 菲律宾当局逮捕了伊斯兰国-毛特组织(未列名)的几名成员。该团体领导人的两名遗孀因其所从事的活动而在国内被认定为恐怖分子。藏匿的武器和爆炸物遭到损失和被收缴, 导致一些战斗人员投降。

91. 阿布沙耶夫集团(QDe.001)构成的威胁已减弱, 但它仍有能力发动袭击, 主要是使用简易爆炸装置。12月2日, 菲律宾安全部门在巴西兰打死了阿布沙耶夫集团的一名领导人和一名炸弹制造者 Mudzimar Sawadjaan, 以及另外20名阿布沙耶夫集团战斗人员。

92. 会员国对伊斯兰祈祷团(QDe.092)和神权游击队(QDe.164)可能在印度尼西亚死灰复燃表示关切。在线宣传、训练和招募活动的增多表明, 神权游击队和伊斯兰祈祷团的支持者正变得激进化。亲伊黎伊斯兰国的神权游击队正在进行内部整合, 通过在社交媒体上联系分散小团体进行活动。该团体似乎不会立即发动袭击, 但据报其正在加强内部网络。伊斯兰祈祷团继续推动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受伊斯兰教法管辖的国家, 试图渗透到政府机构并招募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公务员。该团体的资金来自在印度尼西亚境内活动的伊斯兰祈祷团小组协助募得的捐款。

三. 影响评估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2199(2015)和2462(2019)号决议

93. 基地组织、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及其关联团体通过一系列机制为自己筹资, 包括通过传统来源(绑架勒索、抢劫和征税)和新形式(通过社交媒体、众筹、加密货币和游戏平台筹款)来筹集和转移资金。虽然有报告指出加密货币的使用日益增多, 但大部分交易仍通过现金运送人和哈瓦拉汇款系统等传统渠道进行。一个会员国指出, 伊黎伊斯兰国使用数字目录在整个区域查找哈瓦拉经纪人。

94. 如前所述, 伊黎伊斯兰国主体的收入继续下降。会员国报告说, 可用储备金为1 000万至2 500万美元。费用继续超过收入, 最大的开支仍然是向成员和死亡或被监禁战斗人员家属支付的款项。一些会员国报告称, 自2023年1月Bilal al-Sudani死后, 伊黎伊斯兰国的资金更加拮据, 内部转账减少, 但Al-Karrar办事处对创收而言仍很重要。

95. 伊黎伊斯兰国的大多数关联团体财务独立。一些关联团体利用社交媒体, 通过加密货币筹集资金。亲伊黎伊斯兰国的媒体集团Meydan Medya呼吁捐助者使用门罗币。伊黎伊斯兰国的其他媒体机构也以20多种语言呼吁使用门罗币。

96. 12月, 西班牙国家警察捣毁了一个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网络, 该网络在阿富汗、中东、萨赫勒、马格里布和欧洲设有分支机构, 被控洗钱及转移价值20万欧元的加密货币, 用于在欧洲发动袭击。在这项由12个国家支持的复杂的反恐调查中, 有13人被捕, 两起即将发生的袭击被挫败。

97. 伊斯兰国西非省在当地通过犯罪活动、对渔民和贩运活动人员征税、偷牛、绑架勒索以及种植红辣椒供出售给乍得湖周边国家等农业活动筹集资金。据报

告，贝宁、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存在偷猎现象(主要是象牙)。尽管博科圣地和伊斯兰国西非省都有能力筹集自己的资金，但其战斗人员的报酬并不高，因此无法吸引外国作战人员。

98.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继续受益于关联团体的资金支持。虽然塔利班通过控制资金，对巴塔施加了一些压力，但据报事实当局每月向巴塔领导人 Noor Wali Mehsud(QDi.427)提供 350 万阿富汗尼(50 500 美元)，并指示他获取更多收入来源。

99. 会员国指出，基地组织使用加密货币筹集和转移资金。大韩民国监禁了两名中亚人，因为他们使用加密货币(稳定币)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统一圣战营募集资金。输送资金共计 12 000 美元，主要用于购买武器和弹药。

100. 关于基地组织关联团体，青年党继续采用其复杂的税收制度，摩加迪沙和索马里南部仍是其最大的税收基地。该团体 1 亿美元的年收入来自综合征税制度，并通过有针对性地审计富商的生活方式来征收天课。

101. 半岛基地组织面临着财务困难，有时无法向成员支付报酬或为行动提供经费。除了抢劫、武器走私、制假售假、出售石油衍生品和勒索当地企业支付保护费等主要收入来源外，半岛基地组织绑架小组还增加在也门从事绑架勒索行动，特别是针对国际组织的外国雇员进行绑架勒索。在房地产市场上买卖土地也是一种收入手段。

102.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强大的地方能力使其能够征税、勒索钱财和实施绑架。该团体资金充足，主要来自当地供资来源，包括主要在布基纳法索征税或经营手工矿场，以及在萨赫勒地区偷牛。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牵涉武器和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和征税。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103. 虽然在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方面发现了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与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但所报告的案件都只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目前尚不清楚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是否仍能取得藏匿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境内的文物，该团体未来可能会试图从中创收。

104. 在也门，阿比扬省的 Wadi Omran 一直是半岛基地组织的主要训练区。一个会员国报告称，半岛基地组织在最初接管该山谷时发现了一些历史文物，随后在夏卜瓦省将其出售，换取不明外币。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105. 虽然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营地进行遣返的工作继续取得稳步进展，包括有一大批回返者返回吉尔吉斯斯坦，但进展仍然缓慢，监测组第三十二次报告(S/2023/549)所述情况也未发生重大变化。按照目前的遣返速度，被一个会员国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集中地”的营地和监狱所带来的风险将持续数年。一些会员国表示关切一些区域有能力的国家当局是否确实能够安全地管理回返速度或回返人数的大幅增加。

106.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仍然侧重通过袭击或其他手段，从监狱中救出人员，以补充领导层和一般战斗人员，最近捣毁一个负责策划袭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监狱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小组就证明了这一点。

107. 偶尔有关于个别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流动的报告，但这些都牵涉个人偏好，其中有些报告指出，北非裔战斗人员希望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转到非洲，以便离自己的家乡更近。会员国尚未报告说有战斗人员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大规模或定向流向非洲或阿富汗。一个提供资料的国家指出，沙姆解放组织的人数有所增加，但通过从当地社区招募人员，弥补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减少。

108. 在与会员国的讨论中出现的一个议题是非洲冲突地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所具有的区域性质。这些战斗人员往往持拥有邻国的国籍，或从非洲大陆另一个冲突地区前来支持一个关联团体。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流动是否通常由领导层指挥。索马里境内的大量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是东非国家的国民，尽管他们很少在那里的青年党或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中担任高级职务。30名若干非洲国籍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此前曾在利比亚西南部被拘留。在人员流动方面，个人可以利用漫长和疏于管控的边界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分子用于进行各种形式走私的设施和路线。

109. 会员国还指出，在非洲和南亚部分地区，国籍可能是身份的次要部分，而族裔或部落身份则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以何种行为以及是否跨界流动，支持所认为的共同事业。例如，本报告其他部分探讨了富拉尼人身份与萨赫勒地区受制裁团体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

110. 为有效执行联合国制裁，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必须准确且反映最新情况，并及时修改，以便会员国能够在其国内名单中反映制裁规定，供有关国家当局和私营部门遵守。委员会和监测组都没有收到多少对于提供名单所列实体和个人资料的请求的答复，监测组指出这种互动对执行制裁非常重要。

111. 监测组继续在列名和除名过程中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2023年，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新增4个名称(3名个人和1个实体)，2个名称从名单中除名。

112. 为使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保持最新和准确，监测组开展了年度审查工作以及经委员会核准的数据验证项目，以查明名单条目和列名理由简述中的不一致之处。2023年审查了85个名称，委员会批准了22项修正。

A. 旅行禁令

11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没有接到旅行禁令豁免请求，也没有收到会员国提供的关于被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个人试图旅行或被拦截的信息。

B. 资产冻结

11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接到并核准了 6 项资产冻结豁免请求，其中 5 项涉及基本费用，1 项涉及特别费用。

C. 武器禁运

115. 会员国继续表示关切阿富汗、中东和非洲的武器扩散，特别是无人驾驶航空系统和简易爆炸装置的增加使用。

116. 若干会员国报告称，原联军各伙伴在阿富汗留下的武器储存继续流散。在一个案例中，据报塔利班指挥官向巴塔提供了大量武器，包括 M24 狙击步枪、配有 Trijicon 先进战斗光学瞄准镜的 M4 卡宾枪和配有热成像瞄准镜的 M16A4 步枪。据报，武器和装备，特别是夜视功能，继续加大了巴塔袭击巴基斯坦安全部队的杀伤力。一个会员国强调，圣战运动 11 月 4 日在袭击巴基斯坦 Mianwali 机场时使用了此类武器和装备。

117. 据报，巴塔高级领导人每人获发 15 件武器的武器许可证，而副指挥官则获发 5 件武器许可证。对巴塔的支持强化了其与塔利班的联盟，阻止了可能向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叛逃。会员国还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寻求并且从巴塔获得此类武器。

118. 一个会员国报告称，战斗人员越过阿富汗边境，使用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阿富汗前政府提供的武器和装备，包括高当量手榴弹、战术无线电通信设备、夜视设备和精密简易爆炸装置部件，袭击杜尚别的塔吉克目标。

119. 会员国报告称，无人驾驶航空系统的使用正在增多，各团体通过当地市场和商业渠道采购部件。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都使用无人驾驶航空系统技术。会员国报告称，半岛基地组织现在拥有若干无人驾驶航空系统，并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无人驾驶航空系统单位，有能力操作这些系统并将其武器化。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沙姆解放组织拥有强大的本土无人驾驶航空系统能力，其部件主要通过土耳其采购。一个会员国报告称，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建立了一个“猎鹰无人驾驶航空系统中队”，具备侦察、自杀式袭击和轰炸能力，部署在多个行动中。在阿富汗，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设有专门技术团队和无人机制造设施，生产多架旋转翼无人机，并用 M16 步枪成功进行了测试。

120. 在非洲，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正在增多。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民主同盟军的简易爆炸装置技术不断进步，能力和复杂程度都有所提高，在坎帕拉发生的使用此类装置事件明显增多。在莫桑比克，“先知的信徒”组织针对区域部队部署了更多的简易爆炸装置，其中至少有一个装置是通过遥控引爆的。在索马

里，青年党使用 107 毫米火箭弹在亚丁·阿德国际机场附近发动陆侧袭击，一些会员国评估称，这些火箭弹是青年党 5 月袭击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 Bulo Marer 基地时抢劫的。

五. 建议

121. 监测组继续强调，会员国必须根据本国立法，毫不拖延地为更新名单条目和列名理由简述提供更多信息，支持年度审查和数据验证工作(S/2023/549，第 107 段)。

122.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责成监测组与秘书处和其他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如需要)合作，研究和评估更新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度下个人和实体列名标准表格的范围，并考虑哪些工具可供支持更有效的名单管理。监测组应在适当时候向委员会报告其调查结果，供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123. 监测组注意到，很难获得关于与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关联团体结盟的战斗人员人数的可靠数据，特别是在冲突地区。在一些交战区，个人可能与不止一个团体结盟。本报告中使用的数字反映了提供资料的会员国的协商一致意见或其所作的一系列估计，有可能存在误差。在可能的情况下，监测组均设法将战斗人员与家庭成员或其他关联人员分开。

124. 监测组在编写本报告过程中通过访问和书面交流等方式，在包括纽约等地与许多会员国进行了接触。监测组对非洲会员国进行了协调一致的外联接触，亲自会见了南部非洲、中部非洲和东非 22 个国家的代表，所有这些国家都提供了资料，此外还会见了北非和西非 10 个国家的代表。监测组继续通过参加与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以及广泛的联合国实体和支持安全理事会各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举行的会议，寻求与其任务有关的信息，并解释和宣传制裁制度。监测组对所获协助和支持表示感谢。

125. 监测组欢迎通过 1267mt@un.org 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